影樹婆娑的命途

看進「南區文學徑」的風光之一

文：劉偉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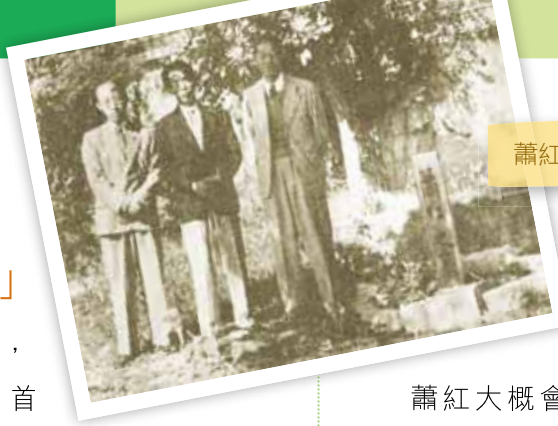
(aw 設計成前言)

南區區議會於2010年設立了「香港南區文學徑」，構思源自小思編著的《香港文學散步》，除了舉辦導賞團和講座、印製推廣物外，還包括地標的設計和豎立。文學徑乃根據《香港文學散步》建議的路線規劃，其中串連的景點，從最南端開始包括：一、蕭紅墓原址；二、淺水灣酒店原址（張愛玲《傾城之戀》裏的場景依據）；三、蔡元培墓；四、許地山墓；五、林泉居原址（戴望舒故居）。本文先介紹首兩個景點，從蕭紅墓原址開始，走到淺水灣酒店原址。

散步，令饗宴流動

文學散步，除了是身體運動，還是心靈解放，也是作家和讀者共同擁有的溝通渠道。東西方許多著名作家都喜歡在「散步」中捕捉或思考創作題材，例如《老殘遊記》、「俳聖」松尾芭蕉的《奧之細道》和海明威的《流動的饗宴》等都是跟散步有關，或表現出「散步意識」的優秀作品，從中我們可以隱約感受到作者怎樣藉景色解放心靈。海明威在《流》書中，不時指出自己如何藉着散步和寫作來抵禦飢餓，鞏固心志。他描述巴黎街頭的散步，是頓「流動的饗宴」，強調景致豐富的程度，足以吸引作家來「大快朵頤」；而景致變化急促得像流動着一樣，會不斷帶來驚喜。

讀者在「文學散步」時的心態往往是矛盾的。我們必須接受「作者已死」的前設，因為作者「散步」時的景致，是日本禪宗所言的「一期一會」，我們不可能還原，更遑論要捕捉它在作家心中發生過怎樣的化學反應，讀者亦步亦趨的追溯，以為甚麼也看過了，實際甚麼也沒看到；與此同時，我們又必須假設作者「音容宛在」，否則便沒有必要追溯作者筆下或生平走過的景物了。換句話說，散步的目的不是解讀典故，而是通過憑弔、想像，深化對該作品的詮釋，把當中的感悟串連成便於回味和記憶的主題，將之聯繫自身的處境，以求慰解心靈，甚至昇華至更高層次的文學視野，進而成就新的創作，這才是「流動」的含蘊。就像現在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，已經不是當年那一家，但遊客還是樂於到那裏去閑晃，這樣仿佛就能走進1920年代的文化氛圍，讓自己跟海明威更親近，從而深入體味他的作品所展現的精神原貌，祈求自己可以領受那透穿紙背的生命力的薰陶，並體現於自己勇於流動的腳步上。



蕭紅墓原址

影樹，是植根的「火燒雲」

南區文學徑首兩個景點，都與影樹（鳳凰木）有關。首先是蕭紅的墓，蕭紅在港的埋骨處，共有兩處，兩處都和影樹有關。文學徑涵蓋的一處，在淺水灣附近，有欄杆的梯階，和一棵大的鳳凰木下。只是當年寫上「蕭紅之墓」四字的木牌已經不存在，幸得葉靈鳳、陳君葆等有心人的追溯，最後終於尋回埋在此處的駭骨，並遷葬廣州。葉靈鳳在《蕭紅墓發掘始末記》裏記下一筆：「蕭紅墓地有一棵大影樹，香港今年夏季天氣雖然特別熱，但是有了這棵影樹高疏的綠蔭覆蓋，我們並不覺得怎樣熱。」於是我開始留意起影樹來。

蕭紅的第二個埋骨處，在西區半山居蘭士里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內，那年端木蕻良把蕭紅一半骨灰埋在花園一棵小鳳凰木之下。半個世紀以後，影樹長大了，還在風雨中倒塌了。端木的遺孀鍾耀羣女士，帶着丈夫一半的骨灰，千里迢迢來到香港，將之撒到斷樹的四周，讓兩個相愛的靈魂重聚。我不知道為何兩處埋骨的地方，都選在影樹之下，不知道是否因方便記認的緣故；不知道是否樹上開滿紅燦燦的花，所以才給一位名字裏帶「紅」的女作家選擇這個葬身之地。影樹，就是蕭紅的墓碑。我又不禁想，蕭紅生前是否也曾讚歎影樹的紅花美麗……

蕭紅大概會把影樹和「火燒雲」聯繫在一起。小思在〈蕭紅《呼蘭河傳》的另一種讀法〉裏寫道：「蕭紅生長在小城裏，悲哀的是她自己也無法擺脫自欺欺人的氛圍。天真的小孩，自然免不了被欺騙。她就像其他呼蘭河小孩一樣，喜歡吃過晚飯就去看火燒雲。這段描寫很有象徵意味，孩子沉醉的火燒雲幻成一匹馬、一條狗、大獅子等等，『其實是甚麼也不像，甚麼也沒有』，可是孩子就滿心歡喜看足一個黃昏。『火燒雲』說明了一件事，他們從小到大，看到的所謂美麗東西，都不真實存在。」不錯，蕭紅《呼蘭河傳》中所記的都是自欺欺人的事件，例如開篇的「大泥坑」事件：泥坑就像一面照妖鏡，途經的人、牲畜或車子愈是往內陷，其人性便愈顯露出來。例如販夫和車伕等人，只懂一味靠牛勁，不懂變通；住在附近的人家，卻本着事

南區文學徑地標「最佳設計大獎」作品：飛鳥三十一。蕭紅常自比飛鳥，所以設計者選擇了在蕭紅生前最鍾愛的淺水灣的海邊，以鳥的形態表達她的精神和願望，寓意她可以自由遨翔。

不關己的心態，不到最後關頭，不出手相助；那些好傳話的人，便添油加醋的，製造「瘟豬肉事件」。面對大泥坑，鎮上的人「說拆牆的有，說種樹的有，若說用土把泥坑來填平的，一個人也沒有。」看到這裏，我們或許會笑他們笨，但想深一層，現實真的沒有這樣的「大泥坑」? 例如，政制上的貪腐，讓人在建築工程中偷工減料，從而獲利，於是在汶川大地震中，「豆腐渣」工程導致死傷枕藉，那時已有人高呼當心這個「大泥坑」；但幾年過去後，最近四川雅安地震，又見同樣的死傷枕藉，但官員還是依舊的吃喝玩樂。劉蓉在《習慣說》裏說到室內有小窪多時，填平了反而不習慣，最後更歎道：「一室之不治，何以天下國家為。」現實上我們也多以「習慣」瞞騙自己「大泥坑」的存在，最終釀成更大的災難。

接着是「掏空過去」的自我寬解：「我」在後園的儲物室翻出了許多的舊的東西，有八百年前的清朝頂戴花翎、有顯微鏡此等西洋玩意……每項東西都給長輩帶回一段塵封的往事。「我」於是總結：「家裏邊多少年前放的東西，沒有動過，他們過的是既不向前，也不回頭的生活，是凡過去的，都算是忘記了，未來的他們也不怎樣積極的希望着，只是一天一天的平板的，無怨無尤的在他們祖先給他們準備好的口糧之中生活着。」讀到這裏，我便仿佛看到香港當下的處境，我們既有中國傳統的文化，也有西方的科學觀，但未來讓是何去何從？似乎沒有哪位社會領袖可以說得清楚。

「火燒雲」的描述，在整本長篇小說中只佔着約一千多字的篇幅，蕭紅在描述它的變幻前交代：「這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，有一個土名，叫『火燒雲』。說『晚霞』人們不懂，若一說『火燒雲』就連三歲的孩子也會呀呀的往西天空裏指給你看。」但在短短的尾聲中，卻特別提到：「那黃昏時的紅霞是不是還會一會工夫變出來一匹馬來，一會工夫會變出來一匹狗來，那麼變着。」蕭紅在尾聲，用上「紅霞」，而不用「火燒雲」，明顯地她知道自己身在異鄉，但盼望看到和呼蘭河鎮一樣美好的事物，縱然這只是短促而虛幻的景象。《呼蘭河傳》全書都是在描述自欺欺人的瞞騙行徑，「火燒雲」似乎已是較真實的事物。影樹的紅，較之「火燒雲」，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我想如果蕭紅看過影樹開花，她一定會喜歡，而且一定曾經和身邊的愛人提過，否則骨灰不會分別埋於兩處的影樹下，我是這樣說服自己。

現在每次我看到「影樹」，都會想起「火燒雲」。在影樹的婆娑中仿佛聽見蕭紅讚歎之聲，那一傘足以漲滿一個夏季的紅花，仿佛就是她的呼吸。現在豎立於蕭紅墓址的地標，設計概念源於蕭紅的話：「女性的天空是低的，羽翼是稀薄的……我要飛，但同時感到我會掉下來。」三十一隻飛鳥，象徵蕭紅倉促走過的壽歲，鳥兒高高低低的隊形則代表蕭紅跌宕起伏的生命歷程。望着這「地標」，我心諳：「這不就是一棵火紅的影樹嗎？」

「夷然」於頹垣的影樹

舊日的淺水灣，可能真的是蠻荒涼的，否則張愛玲在《傾城之戀》中寫到淺水灣一帶的景色便不會一再強調不同顏色的土崖：「那車馳出了鬧市，翻山越嶺，走了多時，一路只見黃土崖，紅土崖，土崖缺口處露出森森綠樹，露出藍綠色的海。近了淺水灣，一樣是土崖與叢林，卻漸漸明起來。許多遊了山回來的人，乘車掠過他們的車，一汽車一汽車載滿了花，風裏吹落了零亂的笑聲。」我認為這段描述，在整個小說中有着很重要的象徵意義，就像「火燒雲」在《呼蘭河傳》中一樣。

黃土崖、紅土崖，都是原始蠻荒的地貌；淺水灣酒店，仿佛就是從這片荒野中砰地隆起來的「文明」象徵，如果酒店裏是范柳原所代表的上流社會生活，那麼相對而言，沿路的原始土崖，正是白流

蘇竭力要逃離的未開化的封建文化。許鞍華導演的同名電影，拍攝於八十年代，無法重現這種原始的「土崖」風貌，因為淺水灣的景觀已完全改變了。除此以外，可能是季節不符的關係，電影中也略去范柳原向白流蘇講述影樹的一段：

「你看那種樹，是南邊的特產。英國人叫它『野火花』。」流蘇道：「是紅的麼？」柳原道：「紅！」黑夜裏，她看不出那紅色，然而她直覺地知道它是紅得不能再紅了，紅得不可收拾，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，窩在參天大樹上，壁栗剝落燃燒着，一路燒過去；把那紫藍的天也薰紅了。她仰着臉望上去。柳原道：「廣東人叫它『影樹』，你看這葉子。」葉子像鳳尾草，一陣風過，那輕纖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顫動着，耳邊恍惚聽見一串小小的音符，不成腔，像簷前鐵馬的叮噹。

舊日的淺水灣酒店

但電影以十分貼近原著的方式，保留了接下來范柳原的「灰牆表白」：「這堵牆，不知為甚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。……有一天，我們的文明個的毀掉了，甚麼都完了——燒完了、炸完了、塌完了，也許還剩下這堵牆。流蘇，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……流蘇，也許你會對我有一種真心，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。」單純閱讀文字，也許不察覺描述影樹的一段和「灰牆」表白一段發揮了怎樣的烘托作用，但電影裏沒有了影樹，卻令這段灰牆的盟誓顯得突兀、呆板，仿佛是呂奇腔調唸出來的文藝腔調，惹人發笑，多於令人感動——影樹，至少給主角一個合理停車理由。

我一直一廂情願的認為「影樹」象徵着「火紅」的抗戰年代，但讀到范柳原和白流蘇因淺水灣酒店被轟炸而徒步撤離時，我便開始修正這想法：「困在淺水灣飯店的男女們緩緩向城中走去。過了黃土崖、紅土崖，又是紅土崖、黃土崖，幾乎疑心走錯了道，繞回去了。……野火花的季節已經過去了。流蘇道：『那堵牆……』柳原道：『也沒有去看看。』流蘇歎了口氣道：『算了吧。』」象徵上流文明社會的飯店給炸掉，所以他們回到原始的「土崖」光景去。兩人的感情，沒有了階級上的壁壘，大家生死與共，反而更易萌生真摯和堅貞的感情。

本又以為強調「野火花的季節過去了」，是純然交代約略的時間。之後，重讀《傾城自戀》自序中，張愛玲描寫到上海「蹦蹦戲」的花旦時，我便不禁歎道：「這就是野火花的形象呀！」：「蠻荒世界裏得勢的女人，其實並不是一般人幻想中的野玫瑰，燥烈的大黑眼睛，比男人還剛強，手裏一根馬鞭子，動不動抽人一下，那不過是城裏人需要新刺激，編造出來的。將來的荒原下，斷瓦頹垣裏，只有蹦蹦戲花旦這樣的女人，她能夠夷然地活下去，在任何時代，任何社會裏，到處是她的家。」「夷然」，無論翻甚麼字典，都找不到這個詞語的含意，起初以為那是「怡然」的誤寫，但覺與上下文氣不相接；

「夷然」，該是多了一份僥倖不倒的滄桑，及目空一切拼下去的昂然。「夷」，本來就是個矛盾的字，它有削平、剷除的意思，所以我們說「夷滅」、「夷為平地」；另一方面，又有與「險」相對的「平坦」、「平安」的含意，所以我們會說「化險為夷」，而「夷簡」更是「平易質樸」的意思。要把兩重矛盾的含意鑄成新詞，大概只有張愛玲才能作出這樣的絕活。「夷然」，就是排除萬難，削平威脅自己生存的障礙，為的不是要稱王稱霸，而是可以平淡質樸地生活。這不就是白流蘇的寫照嗎？范、白二人離開酒店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家，那一刻白流蘇知道她可以卸下心防，和眼前這個男人建立自己的家，所以說「野火花的季節過去了。」影樹，就像「蹦蹦戲花旦」那樣昂然屹立，為自己命運奮鬥的烈女形象。只有這樣想，故事結尾，兩人在動盪的時局共建平凡家園的情節，才顯得順理成章，又盪氣迴腸。

散步，在先行者的命途上

文學散步，最吸引我的，是它讓我輕輕鬆鬆地閱讀先行者的命途，縱觀像蕭紅命途多舛，難免令人沉重，但想到她在如此惡劣的生活環境下，拖着羸弱的病軀，還能迸發這樣的鋒芒，寫出如此才情橫溢的作品，不是對身處優渥環境的自己最好的砥礪嗎？又如張愛玲，一副烈女的凜姿，原來求的只是白流蘇那種平凡質樸的感情生活，那不就是給我們那道長長的願望清單打上節欲的棒喝嗎？這一切，壓根底不是甚麼知識技能，但我卻認為如此感悟，就像母乳中的抗體，愈早讓新一代獲得愈好，它們可以大大提高一個人的抗逆能力。

在南區文學徑上，大多數景點都已不復存在，蕭紅墓已遷，淺水灣酒店也拆卸重建，留下的可能就只有那些影樹，那些曾經在她們命途中婆娑過的影樹。對我來說，可以在適當的季節看看影樹的紅花，聯想一下她們的生平和作品的片段，想像她們的足印如何照亮我一小段命途，然後抬頭對哆嗦的樹葉輕聲道謝，那已很足夠。

南區文學徑

南區文學徑記錄了張愛玲、蔡元培、許地山、戴望舒、蕭紅五位當代文學家在港島南區留下的歷史足迹。讀者可到以下網頁按圖索驥，邊讀大師作品，邊到南區追溯故人往事，賞讀名家美文。

http://www.travelsouth.hk/history-monuments/sdliteratureroute